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美国的悲剧 (下)

MEI GUO DE BEI JU

[美] 德莱塞 / 著

刘立凡 曹明玉 / 译

南方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J712.45
826
7

美国的悲剧

(下)

[美] 德莱塞 著

刘立凡 曹明玉 译



第三部

第一章

卡达拉奇郡南北共达五十里，南部的三英里湾向北一直延伸到加拿大边境，而东西宽近三十里，自东部的斯那区特、印第安湖到西部的洛科和斯卡孚湖为止。它的大部分都是毫无人烟的森林和湖泊地区，然而，这里也散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村落，像孔兹、草湖、北华莱士、布朗湖等等，全郡总人口约一万五千人左右，布芮基堡是郡政府所在地，人口还不足两千。在这个城镇的中心广场是本郡的法院。法院看上去有些古老，但是并不难看。法院建筑上有个圆屋顶，上面还有一个钟，时常有一些鸽子在那里逗留。小镇的四条主要商业街，与法院相对而置。

在这座建筑的东北角是郡验尸官的办公室。这天是七月九日，星期五，一名叫弗雷德·海特的验尸官正在办公室里办公，他身体比较健壮，肩宽背阔，脸盘儿很大，留着一丛棕色的连鬓胡子，很像一位摩门教的长老。他的手脚很大，腰也比较粗，显得与身体的其它部分很相称。

现在大约是下午两点半钟，他正懒懒地翻阅那些邮购订单，因为，这是他妻子让他开列的。他依照订单计算那些东西的价格，五个孩子什么都想要，鞋子、夹克、礼帽和便帽，还有，自己也需要一件大衣，尺寸合适、高衣领样式的，尤其要有自己曾见过的、带有那种惹人注目的大钮扣的。他放下笔，略带遗憾地思忖：全家每年只有三千元的预算——根本不允许今年冬天这样奢侈的花销。再者，特别是他的妻子埃拉，很早就想买一件皮衣了，这个念头至少已有三年了。

然而，不管这些想法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时它们终于被一阵电话铃响打断了。

“喂，我就是海特——大比顿的华莱士·厄普姆，出了什么事？”

啊，请继续说下去，华莱士——一对年轻的夫妇淹死了——好，稍等一下——”

他回过头来对着那个很活跃、能干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以“验尸官秘书”的名义从郡里领薪水的，“厄尔，把这个记录下来。”然后，他又对着电话说：“好的，华莱士，现在把全部事实都说一下——全部——嗯，妻子的尸体已经找到了，丈夫的尸体还没有找到——嗯——一只船在南岸翻了——嗯——一顶没有任何标记的宽檐草帽——嗯——在她嘴唇上、眼睛上有一些印痕，她的外套和帽子在一个小旅馆里——嗯——外套的一个口袋里有一封信——写给谁的？啊？——米米库郡卑尔兹的，叫泰特斯·奥尔登太太——嗯——它们仍然在打捞男人的尸体，是吗？——嗯——但没有任何他的线索，啊，——我明白了，好的，华莱士——嗯——我会通知你的，华莱士，让他们把那件外套和那顶帽子都留在原地。让我先想想——现在是两点半，我会在四点钟到那里的。旅馆的汽车会在那里等候，是吧？好的，我就搭乘那辆车，当然——还有，华莱士，我希望你能把那些看见尸体打捞上来的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你说什么？那里的水至少有十八英尺深？——嗯——桨架上缠有一块面纱——嗯——棕色的面纱——嗯——当然，就先这样——好吧，让他们把发现的东西放在原地，华莱士，我马上就过去。嗯，华莱士，谢谢你——待会儿见。”

海特先生慢慢地把话筒挂上，从坐着的胡桃木椅上慢慢站起，一边用手抚着浓密的胡子，一边瞅着那个身兼打字员、文书和处理一切杂务的厄尔·纽科布。

“你已经都记下来了，是吧，厄尔？”

“是的，先生。”

“好，你现在最好拿上你的帽子和外套跟我一起走。我们得赶上三点十分的火车，你可以在火车上填写一些传票。我想，你最好带上十五张或者二十张——稳妥一点儿为好，记下我们在现场能见到所有目击人的姓名。还有，你再给我太太打一个电话，就

告诉她我或许不能回家与她吃晚饭了，也可能连末班车都赶不上。我们可能得在那儿呆到明天早上，像这种案子不知会有什么情况出现，我们还是稳妥一些为好。”

海特转过身走到在破旧、发霉的房间一角的衣帽柜旁，摘下一顶软檐的大草帽，那弯曲的向下耷拉着的帽檐愈加显出他的本来就很突出的眼睛和浓密得打着卷儿的胡子，他看上去有点凶恶可怕，但实际上，他却非常的和顺、敦厚。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完毕，他于是说：“我先到警长办公室去一趟，厄尔，你最好打个电话给《共和报》和《民主报》，告诉他们这些情况，免得他们认为我们瞧不起他们。我会在火车站等你。”然后，他就一扭一扭地出去了。

厄尔·纽科布，年龄大约是十九岁，是个高个子、瘦长、头发有点蓬松的年轻人。他表情非常严肃——虽然偶尔也喝醉酒，马上抓了一把传票塞进他的口袋，一边打电话给海特太太。接着，他又打电话向报社说明在大比顿有两人淹死的消息，之后，抓起那顶比他的头还大了约两号的蓝檐儿草帽，匆匆走向下面的大厅。在敞开门的区检察官办公室对面，他碰见了泽拉·桑德斯，她是本郡稍有些名望的检察官奥维尔·但·梅逊的书记员，她是个老处女，她正往审计主管办公室走去，看见素来从容不迫的纽科布心事重重、有点焦虑的样子，觉得有些奇怪，于是喊道：“嗨，厄尔，怎么这样急匆匆的？走这么快，你要去哪里啊？”

“听说在大比顿有两个人淹死了，或许，事情会更糟糕。海特先生要去，我也得同他一道去。我们得搭乘三点十分的火车。”

“这是谁说的？是这里的人吗？”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恐怕不是吧。那个死了的姑娘口袋里有一封信，是邮给米米库郡卑尔兹一个什么人的，好像是位姓奥尔登的太太。不过，我们回来时，我会把详细情况告诉你的，或者通过电话告诉你。”

“上帝，这如果是一件犯罪案件，那梅逊先生也会想知道的，

我说是吧？”

“那当然，我会打电话告诉梅逊先生的，海特先生也会打的。如果你见到巴特·派克或者卡勒姆·巴德内尔，请你告诉他们，我不得不出城一趟。还有，请你也帮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可以吗？泽拉，也告诉她一声，我恐怕自己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当然可以，厄尔。”

“谢谢你。”

他上司的日常生活非常单调、乏味，这件新鲜事或许能够刺激一下这种生活，纽科布的兴致也很高，简直有点儿兴奋，他甚至热切地蹦蹦跳跳走下法院南面的台阶。而桑德斯小姐知道她自己的上司因办理与即将召开的本郡共和党（提名）大会有关的事情出去了，这时，办公室里没什么其它别的人听她的新闻，就往审计主管办公室走去。她可以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信息，把这个重要的湖中惨剧向那里的人描述一番。

第二章

验尸官海特和他的助手所收集的材料，显得让人有些奇怪和感到有点儿不安。首先，因为有一只船失踪了，并且，来此观光游玩的那对幸福漂亮的游客也失踪了。经过一个早晨的寻找，当地的旅馆老板在月亮湾发现了那只翻了的独木舟，还有帽子和面纱。旅馆老板立刻动员所能找到的员工、向导以及旅馆里的客人，或潜入水中，或用带有倒钩的长木杆，希望能把一具或两具尸体打捞上来。事实上，据向导西姆·夏博尔和旅馆老板及承租船棚的人讲，那个失踪的姑娘既年轻又漂亮，她的伙伴看上去似乎是个有点儿身份的年轻人。这已足够激起湖边林区的居民和旅馆员工们的兴致，而且似乎都有点儿悲痛的情绪。此外，人们还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如此晴朗和煦的日子里，竟会发生这样离奇的意思

外事故。

然而，不久之后，另一件事实引发了更大的骚动。正午，一个叫约翰·普尔的渔民终于钩到了死者的衣服，并把罗波塔打捞了上来。很明显地，她的面颊、嘴唇、鼻子和右眼的上下部都受过伤。那些帮助打捞尸体的人觉得情况很可疑。确实，在乔·勒那帮助下把罗波塔打捞上来的约翰·普尔一见到她后，就大声地叫道：“啊，多么奇怪的事！她好像一点重量都没有，竟还能沉下去，真让人不可思议！”接着，他拉住她把她拽了上来，她已经一点儿气都没有了。他的同伴立刻招呼其他找寻尸体的人，那些人马上围拢过来。她的身体一点点地流着水，一丛棕色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他把她的头发拨弄到一边，说：“我敢肯定，乔，看这儿，好像这个孩子被什么东西打过，看这儿，乔！”周围其它船上的林区居民和旅馆里的客人都凑上来，瞅着罗波塔脸上的那几处青棕色的伤痕。

甚至当罗波塔的尸体被抬到北面的船棚去的时候，一些仍在打捞失踪了的男尸的人有些疑惑地说：“嗯，看起来这事有点儿奇怪——这些伤痕——并且——不是吗？”像这样的船在昨天那样好的天气竟会翻掉，真是有些怪。”“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到底在不下面。”几个小时过后，还是打捞不到什么，人们终于断定，很可能他根本就不在下面，这真是一件让人难受且有点儿激动的事情。

随后，把克莱德和罗波塔从肯罗基带来这里的向导同大比顿、草湖地方的旅馆老板商谈以后，肯定了以下几个事实：（1）淹死的姑娘把她的提包留在了肯罗基，而克里福德·戈尔登却把自己的提包随身携带着。（2）在草湖与在大比顿登记的卡尔·格勒姆和克里福德·戈尔登姓名虽然不同，但经两个旅馆的老板回忆和对证，以这两个名字登记的人的相貌是相同的。（3）那个叫克里福德·戈尔登或卡尔·格勒姆的年轻人曾问那个带他们来的向导，当天湖中的游客多不多。那么，所有的原来就让人怀疑的线

索可以毫无疑问地归结到一点：这事情里边有问题。这几乎没有
什么怀疑的余地可言。

很快地，殓尸官海特来到了这里。人们对他说，这里北部的
林区的居民对这事感到非常悲痛，并且，他们对这事也非常怀疑，
他们认为克里福德·戈尔登或卡尔·格勒姆的尸体根本就不在湖
下面。海特去看了一下停放在船棚一个帆布床上的无名女尸，她
既年轻，又漂亮。海特也感觉有些奇怪，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外
貌，而且还因为笼罩在这件可疑的事情上的气氛。然而，更糟糕
的是，在回到旅馆主管办公室的时候，他看到了那封在罗波塔外
套口袋里发现的信。他愈加觉得这事所带有的阴沉和可疑的地方。
他读道：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上这里来了，并且，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但
是，这只能让您自己知道，请别让爸爸或其他什么别的
人看到这封信，因为这事现在还不能让别人知道。其中
的原因，我已经在圣诞节告诉过您了。您不要担心，也
不要问任何问题，只说您已经接到了我的信，知道我在
什么地方，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您一定不要认为我过
得不好，我过得很好，紧紧地拥抱您，并给您一个真挚
的吻，妈妈。一定不要让爸爸知道，最好不要告诉他、爱
米莉、汤姆或基乎什么，可以吗？送给您我最热烈的吻。

爱您的 波特

于纽约草湖 七月八日

又：过些日子，我会再给您写信。但在这之前，您一定
要保守这些秘密。

在信纸的右上角和信封上都印有“杰克·埃文斯产业，纽约

草湖区草湖旅馆”的字样。这封信显然是他们以卡尔·格勒姆夫妇名义在草湖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早晨所写的。

任性幼稚的年轻姑娘们啊！

很明显地，照这封信看来，他们虽然是以夫妻的名义住在那家旅馆的，但他们并没有结婚。他一边读，一边有点儿不安，因为自己也有几个女儿，并且自己非常喜欢她们。但是，现在他又有了一个新想法，四年一度的本郡选举快到了，十一月份就要投票了。那时，本郡所有的公职都要进行重选，任期基本上都是三年，连自己的这份差使也包括在内。并且，任期六年的本郡法官今年也要改选了。在八月份，大约也就是六周之后，本郡共和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也要举行，推选这些公职的两党候选人。然而，在这些公职当中，到现在为止，除了本郡法官的职位，现任区检察官有可能当选外，别的职位，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因为他已经担任两届区检察官了。之所以能有这么长的任期，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当地政界中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而且还因为他凭借自己的职位很方便地给朋友们帮忙。然而现在，除非他幸运，能被提名并且当上本郡的法官，否则，失败和政治上的失意就在眼前了。因为，在他的任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大的案件使他能表现他的才能，以致能让他理所当然、充满自信地要求我们再次推选他。但是，这一件……

可是现在，依据验尸官的精明预见，眼下这案子不正好是一个机遇吗？这可以让人们把注意力和选票都投到一个人身上——也就是现任区检察官的身上，这是素来对他非常有帮助的好朋友，并且，对增加他的名誉和力量都很有好处。还有，就是通过他，对本党候选人拉选票也非常有帮助。这样，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本党的人全部都可能当选，现任区检察官不仅可以被提名，而且可以被推选为任期六年的郡法官。比这还奇怪的事在政界过去也发生过呢。

很快，他决定凡是涉及到这封信的任何问题，他都一概不予

回答。因为，凭借这封信很可能让这个神秘的罪犯显现出来——如果真有罪犯的话，并且，在眼下的政治形势下，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会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他立即让厄尔·纽科布和送罗波塔、克莱德去大比顿的那个向导去肯罗基车站，也就是这对男女下车的地方，通知那里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那里的提包交给其他别的人，除非是他本人或者区检察官的代表。接着，他想打电话给卑尔兹，查一下那里是否有姓奥尔登的这么一家人，有个女儿叫波特，或是叫阿波塔——可以说他是幸运极了——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小男孩，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们是猎人，常常在这一带地区捕猎。他们由一大群知道这个惨剧的人簇拥着，几乎是吵吵嚷嚷地来到了他的面前。因为他们知道一个重要的线索——非常重要！

伴随着时不时的打断和对错误地方的纠正，他们报告说：在那天下午五点钟，也就是罗波塔淹死的那天，他们从大比顿离南面约十二英里的三英里湾出发，打算到这个湖或是附近的地方捕鱼或打猎。据他们现在一致肯定，在那天晚上大约九点钟左右，当他们走到大比顿南岸——大约离大比顿以南三英里的時候，遇见了一个年轻的男人，正在从大比顿的旅馆向南去三英里湾的路上。他们以为他是个陌生人。据他们现在说，那个年轻人相对这一带来讲，可算是一个身着讲究、漂亮的人了，戴了一顶草帽，拿着一个提包。当时他们心里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这么晚了还要步行呢？并且，第二天早上就有一趟往南去的火车，只要一个小时就行了。还有，为什么他遇到他们就如此地慌乱呢？他们说，他刚在树林里遇见他们时吓得往后一跳。更糟糕的是——他似乎很紧张——甚至吓得马上就要逃跑。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灯虽然扭得很小，但灯光仍然比较亮，他们的脚步很轻，因为注意听野生动物声响的人都这样。同时，这一带被认为是非常安全的地方，走动的多是与他们相同的老实的城镇居民，那个人没必要吓得一跳，像是要躲藏起来的样子。但是，当博格·布鲁尼格把灯扭大些时，

那个年轻人似乎有些恢复了镇静。他们问候他“好吗？”迟疑了一会儿，他答道：“你们好，从这里到三英里湾有多远？”“大约七英里左右。”他们答道。然后，那个年轻人就走了。他们几个也一边走一边谈论这次遭遇。

既然他们所描述年轻人的相貌与从肯罗基驾车送克莱德的向导、以及草湖旅馆老板们所描述的几乎完全相同，那么，这就很容易解释了，也就是说，他一定是与这个神秘的淹死的姑娘同坐一只船的年轻人。

立刻，厄尔·纽科布建议他的上司，允许他打电话给三英里湾的那个旅馆的老板，问问是否有人见过那个神秘的陌生人，或者是否那个人在那里住过，但都没有。看来，除了这三个人曾遇见过他外，别人都没有见过。他好像真的消失在空气里了，虽然这一天黄昏时候，人们已确切地知道有个年轻人，与人们所遇见的陌生人相貌差不多，拎着一个提包，戴着一顶便帽——而不是草帽——在第二天早上，乘往返于三英里湾和厦隆之间的“天鹅”号小型汽船去厦隆了。除了这些，好像就再也没有其它的线索了。据现在所能了解到的，在厦隆似乎没有人记得曾有这样的一个年轻男人去过或者离开过。船长后来说，也没有特别留意他上船的情形，那天好像有十四个人上船，他记不清楚其中的什么人的确切相貌了。

然而，就在大比顿这个范围里的人而言，所有的人愈加坚定地认为，不论这个人是谁，但一定是个十足的流氓——一个卑鄙、无耻的流氓！因此，人们都非常希望把这个人缉捕归案，并且，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这个恶棍、无赖！这个杀人凶手！很快，这个地方的人通过口述、电话、电报等途径把这件可悲的惨剧的消息传送给阿尔巴尼的《阿尔戈斯报》、《时代统一报》和莱克格斯的《明星报》等报纸，并且，还暗示说，这其中似乎隐藏着一件性质极严重的犯罪事件。

第三章

验尸官海特这段时间暂时放下他的工作，搭乘湖区南行的火车往回返。在路上他琢磨着怎么才能处理好这件事。对这件惨剧，他下一步该做些什么。验尸官临走前看了看罗波塔，心中掠过浓浓的忧伤，她是这样的年轻、无邪、漂亮，被水浸泡过的小蓝哔叽外套紧紧地裹着她，两只小手交叠着放在胸口上，她的美丽的棕色头发在水中浸泡了二十四个小时，现在仍是湿漉漉的，还是能显示出她活着时的活泼和热情，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这份温柔甜蜜与罪恶根本没有什么瓜葛。

这个案件或许有些不幸，事实上，也就是如此。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与自己关系重大。是否他应该去一趟卑尔兹把她女儿的死告知那封信上所写的奥尔登太太，同时，问问与她女儿在一起的年轻男子的品性和目前的下落，或是先去布芮基堡区检察官梅逊的办公室，告诉他这件案子的来龙去脉，让他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让那里的也许是个有些地位的人家感到凄惨悲凉。但必须想到的是，这事关系到政治局势，他自己虽然也可以负责这个案件，并且还可以得到一些荣誉，但是，这事不得不考虑到整个党的情况。应该让一位有分量的人来领衔今年秋天的本党候选人，并且还应当尽可能地增加他的选票，而现在正有这样的一个绝好的机遇。后者似乎更好一些。这会给他的朋友、区检察官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回到了布芮基堡，神情略显忧虑地闯进了区检察官奥维尔·但·梅逊的办公室。检察官正坐在那里，他觉察到验尸官的神情表明似乎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于是立刻神态凝重起来。

梅逊是个肩阔背宽、身体健壮的矮个子。但非常不幸的是，在青少年时他碰破了鼻子，使得他本来招人喜欢、甚至吸引人目光

的那张脸变得让人看着感到讨厌、阴险。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倒是个有点罗曼蒂克情趣的人呢。他年少时的境遇很糟糕，非常贫穷，这使得在后来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他也非常羡慕那些人生际遇比较幸运的人。作为一个贫困农民寡妇的儿子，他曾经耳染目睹母亲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生活。因而，他十二岁时就差不多把当时年轻人所应拥有的欢乐都抛弃了，以帮助他的母亲。后来，在十四岁的时候，他滑冰不小心摔跤，跌坏了鼻子，从此也就破了相。尔后的一段时间，在年轻人寻找恋人的过程中，他所倾心的一些异性朋友都被其他的年轻人占据了，他觉得很不舒服，因而对自己相貌上的这一缺憾变得日趋敏感了。这样，最终导致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所常谈起的那种性心理上的创伤。

然而，在十七岁那年，他引起了布芮基堡《共和报》发行商兼编辑的注意。后来，他被派到本镇任官方的新闻采访员。这之后，他又担任了阿尔巴尼的《时代统一报》、屋的伽的《明星报》派驻卡达拉奇郡的通讯员。最终，他在十九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难逢的好机会，到布芮基堡前任法官戴维斯·理查弗办公处学习法律。几年之后，他取得了律师的资格。本郡的一些政客、商人看中了他，于是不久之后保他做了本州众议院的议员，并且一干就是连续六年的时间。在那里，由于他谦虚而又灵活，并且做事颇有雄心，因而也就颇得州政府一些人的青睐，同时又能维持本镇的那些支持他的人的好感。再后来，由于他的演说才能的发挥，他被选为任期四年的区检察官助理。后来又被选为审计主管。在最后，他两次被选为任期四年的区检察官。得到如此高的地位之后，他娶了本镇一位有些钱财的药商的女儿，并生了两个孩子。

关于这个案子，他已经从桑德斯小姐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像验尸官一样，他立刻意识到这个案子可能会引起多方面的注意和宣传，这也正是他所想要的，或许自己可以通过这个案子挽救自己正在动摇中的政治名望，也或许这事会给他的前途带来好运。总之，对这件事他是非常感兴趣的，因此，一看到海特，他就非常

明显地表现出对这个案子的关注。

“嗨，海特，怎么样了？”

“哦，奥维尔，我刚刚从大比顿回来。我看我已经似乎帮您找到了一个案子，现在看来得多占用您一点儿时间了。”

海特的大眼睛鼓鼓的，似乎这表现出的含义要比刚才的模糊的开场白要深刻得多了。

“您是指那里湖中淹死人的事吗？”区检察官回答道。

“是的，先生，我要说的就是这事。”验尸官道。

“您有理由认为，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是吗？”

“啊，事实也正是如此。奥维尔，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这是一宗谋杀案。”海特无神的双眼中闪着阴沉的光，“当然，最好是稳妥些，我与您讲过这个。因为，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能完全肯定那个年轻男子的尸体不在湖里。然而，我认为很可疑，奥维尔，这两天至少有十五个人坐船在那湖的南面打捞。我让一些人测了一下各处的水深，都没有再深于二十五英尺的了。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他的踪迹。昨天，他们只不过打捞了几个小时就在下午一点钟左右把她打捞了上来，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奥维尔，我看她很年轻，不会超过十八或者二十。但是，这其中有些奇怪，差不多从开始就感觉到的。我想，他根本就没有淹死在那里，实际上，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碰到比这更凶残的案子了。”

他一边说一边从他那件穿得很旧、甚至变得有些软的亚麻布衣服右口袋里，摸出罗波塔的那封信，拿给他的朋友。在检察官读信的时候，他拽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嗯，看起来有些可疑，不是吗？”他说道，“您说他们还没有找到他。嗯，您有没有与这个女人取得联系，看看她是否知道关于这件事的线索？”

“没有，奥维尔，我还没有联系过。”海特慢慢地若有所思地答道，“我会告诉您原因，实际上，昨天晚上我在那里决定，无论

我打算做什么，最好是先与您说说，您是知道的，现在的政治形势。若这样的案子处理好了，今年秋天的公众舆论会怎么样。当然，我也认为我们不应该混淆犯罪和政治，这似乎不太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没理由不好好处理这个案件，使它变得对我们有利些。所以，我认为最好是先来见见您，听听您的意见。当然，若您要我，奥维尔，我也会到那里去，只不过我想大约您去更好些，并且，查一下这个家伙是谁，他的其它情况如何。您知道，像这样的案子，从政治角度看，我们若把它弄清楚，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而且，我知道您是做这件事的最佳人选，奥维尔。”

“谢谢您，弗雷德，谢谢您。”梅逊回答道，一边用那信轻轻地敲着桌子，表情很严肃，斜着眼瞅了一下他的朋友，“对您的意见我非常感谢，您大体已经说出了一个最稳妥的处理方法，我想，您能肯定除了您自己，没有别的什么人见过这封信吗？”

“只见过信封，除了哈伯特，那里的旅馆老板以外，就连信封，谁也都没有看见过。并且，他告诉我说，他在她衣袋里发现了这封信，他就一直保管着，因为怕在我到那里之前信丢失或者被人拆看。他说一听见淹死的事情，心里就觉得这里边好像有鬼，那个年轻的男人神情那么惊慌，似乎挺奇怪。”

“很好，弗雷德。那么，就先不要对任何人多说这件事，好吗？当然，我也会立即到那里去的。但是，除此以外，弗雷德，你还发现了别的什么了吗？”梅逊先生有些敏感，甚至有点像质问似的问道，那神情，似乎对他的老朋友显得也有些专横。

“很多，很多。”验尸官答道，显得很聪明严肃，“在那个姑娘的右眼睛下面和左边太阳穴上有一些可疑的伤痕，也可能是什么印痕吧，在嘴唇和鼻子上也有。这太可疑了，奥维尔，我猜想，那个不幸的姑娘似乎被什么东西打过，一块石头，一根拐杖，或者是在那里被发现的船桨。她还是一个孩子啊，奥维尔，那样子和身材，怎么说呢？总之，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不过，在实质上可能不像外表那样好，我会慢慢说给你听的。”说到这里，验尸